



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

安华·易卜拉欣
前马来西亚副总理和财政部长

东亚的经验

先让我从回顾东亚的经验开始，因为我认为它能帮助联系分析象中东和阿富汗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如果你还记得世界银行曾经报告过的东亚“经济奇迹”，其中一些国家并不是民主国家，一些是软专制或者用拉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话说是“专制民主。但是，他们从不同程度上都相信私营行业和企业的作用，并在相当程度上给与它们存在的权力。这些国家的高速成长令人刮目相看，也给他们自己打开思考和观察的新视野，使得他们趋向改革和提供更多的自由——用在这里的话语就是民主制度。

更多民主规章的需要

我的一些在中东的朋友说，“你为什么要用民主这个字眼”？我说，只要你是谈论良心的自由、表达和结社、法律规章、分权等等，你可以用其它的这些名词。我们要明白，当你讨论中东宏观经济的基本问题时，你不能不包括基本的民主规则和人权，因为老百姓会追问：如果你连公正平等的问题都不考虑，不肯保证你的人民的基本权利，还谈什么推动经济？这个讨论最终演变成公民社会里和公民之间最重要的冲突。越多的国家发展和进步，越多人接受更新的视野和理念，自由的问题也自然让大多数人激动。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关于自由

我是少数几个当时在那个地区的提醒世界银行的财政部长，我当时正好是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主席，我提醒他们不要对奇迹太乐观，“奇迹”这个词明显是误导，就像中国第四个五年计划所创造的奇迹既没有受到全球化的触及和半数人还处于贫困线下，有什么奇迹可言？马来西亚又有什么可吹嘘的？作为财政部长，我当时在推动的项目都是在给半数的人口提供公共房屋、质量教育、保健、基础设施。与其用“开发”和“进步”更让人接受，“奇迹”和“强壮宏观经济基础”显然就是误导。所以，对我们来说，讨论市场经济时联系自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马来西亚经验

回顾过去，当时我为推动降低税率需要做预算演讲而不受欢迎，并和我当时的老板有分歧。他要足够的资源和资金去开发许多项目：要建世界上最长的桥，最高的楼，最大的水坝，最大的城市。我却在一边减税收，因为我认为只有通过降低税收才能增加生产力，要搞最重要的项目，就应该是提供世界上最有质量、不能最好也要是更好的教育，或者是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最好的基础设施、高科技，而不是搞这种给人看的巨大设施。于是我没有借用亚当·史密斯而借用伊本·赫勒敦(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来鼓励更高的生产力。

将好的政府监管作为普世价值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社会，我必须借用伊本·赫勒敦和王安石这个中国北宋变法家来讨论政府监管和次序的需要。当然，他们当年不用问责制、透明度、去规则化这些词，但是他们提出好的政府监管，反腐败的规章，降低税收以减少社会承担高税务的压力。我想说的是，一般使用这些药方都是对的，但要让不同的国家、社会和文化通过一些调整找出他们自己的方法。危险的是在这过程中有人会歪曲这些理念，用推动经济来给专制辩护，同时保护谋私和腐败。

亚当·史密斯的遗产

上周我在佛罗伦萨和阿马尔提亚·森 (Amartya .Sen), 艾玛·罗思柴尔德 (Emma Rothschild) 和麦克·康德苏 (Michel .Camdessus) 会面，我们四个人从早到晚讨论的都是如何解决世界上的这些问题，很有意思的讨论。当然主题是发展和自由，我们都同意这个基本的观点。我为能和这些老朋友碰面讨论而高兴。艾玛·罗思柴尔德提出重新解释亚当·史密斯《富国论》的需要。我说我还记得我当年和一些经济学教授争论这问题——当他们拿出《富国论》的概要给学生学习时，没有让学生明白他的整套理论除了《富国论》，还有《道德情感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自由市场需要价值

因为只有这么做，才可以对抗资本主义因为贪婪而产生的无节制，这种无节制现在就存在于受全球化、资本主义、和被定义为可以自我调节的市场因素影响的发展中世界。你不再需要用任何其它的古典主义教科书去做辩护，因为亚当·史密斯为自由市场所做的辩护已经十分发人深省，也同时对无节制做了清晰的定义。他提醒我们，在尊重自由市场无形之手规律的同时，有必要保护市场的道德和价值观，使其不受到无节制的破坏。这点 约翰·鲁格 (John Ruggie) 在谈到“包含的自由主义”时也阐述得很清楚。



为自由市场辩护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赞成和反对自由市场之间的激烈争论中，很不幸地出现反对派占上风的苗头。就如约瑟夫什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他《全球化和它的不满》里的观点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批评，都让集权专制领导人为反对自由市场找到借口，用来歪曲改革的问题和转移需要自由市场的整个问题的专注点。如果你要成功，你不可在需要一个自由市场制度的问题上妥协。不管美国政府怎么说，你要的是在经济上成功。不管你是穆斯林教、印度教还基督教，在发展中世界或者发达世界要生存，你都要遵循自由市场经济规律。你必须尊重自由的基本原则。我认为最好是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而不是推托和谦逊。

市场和财富分配

我们要相信自由的原则和私营经济能推动经济向前，就要在对我们的记录有足够信心的基础上坚决的投入。当我还是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的年轻学生时，我是有些偏左的。到我成为财政部长后，我的一些变成教授了的老同事说，“你忘记你当年的分配原则了”？我说我还记得，但是当时我们只停留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在分配贫困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增长。虽然我知道罗尔斯和诺奇克的争论，我现在离罗尔斯派的公平分配原则也不远，但至少如果你能推动经济向前，给人民授权和鼓励自由经济，你就是在做财富分配。你可以保证最大程度上让穷人和落后者从你推动的经济里获得最大利益。

作者表達的觀點為其個人意見，不代表美國企業私營中心的立場。若想要轉載、翻譯或是在課堂上使用發展機構網站上的教材，必須說明使用教材的地點及方式並且經過原作者及美國企業私營中心的允許。

美國企業私營中心

作者表达的观点为其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企业私营中心的立场。若想要转载、翻译或是在课堂上使用发展机构网站上的教材，必须说明使用教材的地点及方式并且经过原作者及美国企业私营中心的允许。

美国企业私营中心 (CIP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1211 Connecticut Ave NW • Suite 700 • Washington, DC 20036 • USA

ph: (202) 721-9200 • www.cipe.org • e-mail: education@cipe.org